



校友专栏 写我柔情



丁士伟校友

我别无所长，唯有附庸在
母校的文化遗产宏大理想中，
冀希成为长河中、薪火相传
的其中一个传递手。





28/1/2022 寬中揮春

5/2/2021 寬中大春聯



2017 年，我和幾位書法家受邀到母校寬柔中學擔任揮春賽評委，並為母校寫下 16 呎榜書春聯。這是我畢業離校後，首次以校友的身份回到闊別二十餘年的母校。當車子開進臨海的校門口，我從徐徐攀爬在斜坡路上的車內回眸校園，覺得熟悉中帶著些許的陌生。新的教學樓，新佇的孔子像……一切都是那麼的富有生命力，讓我看到了母校的未來和希望。

望著母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勾起我的思緒萬千。我的思緒就像一滴滴河水慢慢匯聚，慢慢流成一條記憶的河流。這條河流，穿越多少絢麗，流過多少寂寞，在我年少的歲月裡輕輕流淌。驀然回首，我依稀看著那曾經年少身形瘦小的我站在河岸邊，似乎一直不曾離去。

1989 年，從 20 英里外小村鎮南來大城市唸書的我，甫入校門便被母校那新穎宏偉的一切所深深吸引。怀揣著一股興奮不已的心，我意猶未盡的穿梭在諾大的校園和教學樓中，竭盡全力的去探索過去從未見過的校容。教學樓上、圖書館裡、禮堂中都印著我天天走過的腳印。

然而隨著日子漸長，我逐漸發覺自己並不能很好的適應全新的學習環境。唸小學的我雖說名列前茅，邁入中學，我便宛如池塘裡的小魚突然遊進一片汪洋大海中，一切都凸顯了我的渺小。我也漸漸開始意識到自己並非老師眼中的傑出學生。頻繁的大小測驗、大考小考幾乎讓我無所適從。





1992 年參加成長團聚會，與太太陳美婷相識

1993 年受委為成長團團長，理事全體照



儘管如此，我從未感覺到母校因此而放棄我，任我自生自滅。六年下來，老師們總像一位慈祥而嚴格的母親，在我六年的寬中生涯裡，無時不刻地影響著我、樹立了我受用一輩子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儘管我所擅長的書法技藝在當時屬於小眾，但老師們卻總能給予鼓勵，讓平凡的我在老師的屢屢表揚之下，逐漸重拾自己的自信心。

自小熱愛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我，一直都是圖書館的常客。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波譎雲詭的古今奇譚、劍氣縱橫的武俠小說，無一不令我廢寢忘食、流連忘返。也正因如此，在學習上唯一能讓我找到自我認同感的學科，惟有華文科和歷史科。我很慶幸自己在六年的中學生涯中，有這個機會能如此貼近中華文化，感受著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給我帶來了動人心魄的美。而文化熏陶在我的書法修習上，亦如一種養份，點點滴滴的滋養著我。

現在回首過往，除了感念師恩之外，我更覺得正因為百年前的先賢們所創立寬柔校風，在歷代經營者及傳承者們的努力下延續下來，才有了我們一代又一代的華人子弟得以將這份文化傳承下去。我們家祖孫三代都是寬柔人：先母 60 年前畢業於寬中、我亦和妻子在寬中結緣。縱使今天中等學府林立，也依然不能改變我們夫妻倆的想法，寬柔中學絕對是我們孩子的不二首選。



1994 年高三文商 7 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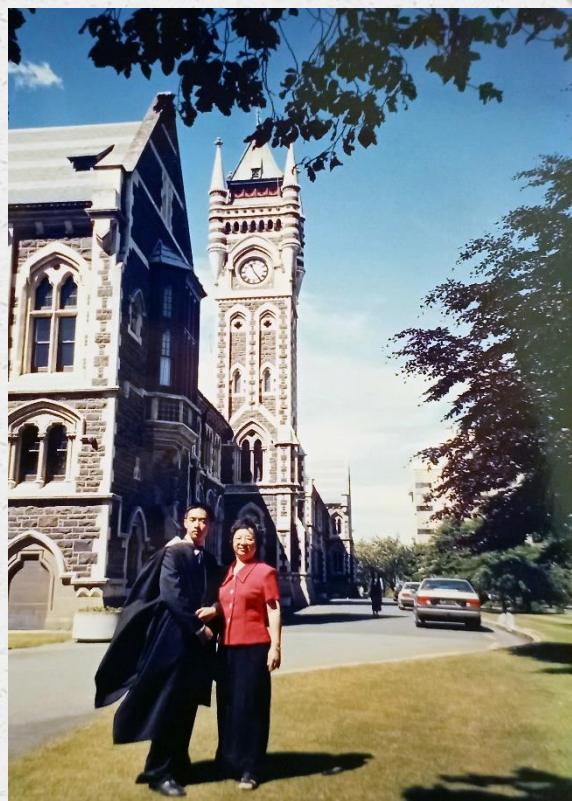
寬中大春聯

當看到自己揮寫的大春聯掛在校園內迎風飄揚、當孩子回家時喜滋滋地告訴我，他被同學們投以羨慕的目光時，我心中的榮譽感充溢胸懷。我剎那間頓悟，原來回饋母校的使命並非只限於社會賢達，平凡如我、如你、如他，也能夠為母校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這取決於我們的心，僅此而已。

我別無所長，唯有附庸在母校的文化傳承宏大理想中，冀希成為長河中、薪火相傳的其中一個傳遞手。

文末，寫給正在母校努力中的學弟學妹們：

總有一天，你們將驪歌高唱，終將步入成年。成年的你們，也許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會不禁回憶起這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你們會想起，下課後一溜煙兒的衝向球場，盡情揮灑青春的汗水，任由耀目的陽光洋洋灑灑的落在你們身上，映照著你們四處竄動的影子。你們會想起求學時，沒有那麼多人的情緒要照顧、沒有那麼多煩心事要處理，也沒有那麼多痛苦要焦慮。你們會感歎年輕的時光，腰也不酸、肩膀也不疼，也不會因半夜睡醒而在夜裡輾轉反側。所以，一定不要辜負這段青春，因為，它從不回頭。



1997年 奧塔哥大學畢業典禮

學弟學妹們，讓青春的時光，在飛流的傾瀉中閃光、積極地體驗團體生活、盡情地去展現所長吧！



鐫刻在鋁鈦合金的板塊，永久性在山東萊蕪市牛泉鎮任家莊善文化園迎善橋長廊上展示是士偉與丁父的作品。

